

# 水仙

谭浩泉

水仙鳞茎生得颇像洋葱、大蒜，故六朝时称“雅蒜”，宋代称“天葱”，之后，人们还给他取了不少巧妙、美丽的名字，如凌波仙子、金盏银台、玉玲珑、雪中花、落神香妮、姚女花、女史花、丽人、女星等等。一株小小的植物，人们给它取如此之多的别号、雅称，且个个都有故事，可见人们对它的喜爱程度。

今年春节期间，一盆水仙到我家做客，也发生一连串故事。

腊月二十九那天，我趁着兴致到花鸟市场买了盆百合花，临离开市场时，见最边上的摊主把几株水仙随意放在那里，水仙叶牵拉着脑袋，无精打采，见状立生怜悯之心，摊主说贱卖了，5元拿去吧。

一转眼到了农历二月初，过完春节一个月过去了，水仙花由丑小鸭摇身一变成白天鹅，花开正艳，散发着沁人心脾的幽香，那盆花80元购买的百合已花叶全落，只好丢弃了。

水仙拿回家时天色很差，可能摊主嫌它卖不了大价钱懒得管理吧，虽抽出了几根花茎，也有些骨朵，但整个植株蓬头垢面、歪歪扭扭、全没蓬

勃开花的意思。况且今年五十年一遇几十天的连续阴雨天气，对喜阳的水仙又是雪上加霜，它还开得出花吗，实在令人担心！没料农历二月初十多天，特别是个多月来终于见到太阳的初四到初七几天，牵拉了几十天脑袋不声不响的水仙，生着眼睛、长有耳朵识得外边动静，得了谁的号令一般突然发力，先是最大的花茎开出8朵黄蕊白瓣小花，接着另4根花茎也同样开出黄蕊白瓣小花，就这样，5根从鳞茎中抽出的花茎齐齐使劲，共开出25朵小黄花，它们个个用六瓣的“银台”托着亮黄色的“金盏”，摆出满汉全席一般，幽香立时传遍满屋，叫人不得不刮目相看这小小精灵。

花朵开齐了，有点忘乎所以，没注意到阳光暴晒下，瓶中已无水，没有“水”的滋养，“仙”也不仙了，5根花茎全部中间折断倒下，花叶奄奄一息。忙加水，把花茎扶直靠在窗玻璃上。没想到过了一天，经历一个晚上的水分滋养，5根花茎又齐齐站立起来，修复得看不出一点折痕。花儿朵朵次第站在顶端绽放着开心的笑靥，“银台”托着“金盏”一个不剩全部端

了出来，献给这个姗姗来迟的春天！

语云：缘来物在，缘去物空。当初市场轻轻一瞥，就铸就了我与水仙这段因缘，确乎令人感慨。“智慧不起烦恼，慈悲没有敌人”，水仙是慈悲的，摊主的低看，连绵的阴雨，甚至我的粗心，都没惹得它暴躁如雷，破罐破摔，寻死觅活；水仙是智慧的，它知道时机来到，花机不可乱动，掐指一算阳光出来那几天，发动机关，一招制胜，展示生命的灿烂。所谓“厚积薄发”，莫不如是也。

“厚积”是智慧和慈悲日积月累而成的“功业”，“薄发”发散出的就是浑身仙气了。这仙气首先表现出来的是水仙那股神秘的香。你仔细考察，水仙的香虽然不如桂花那样热烈，荷花那样飘远，月季那样持久，却极有穿透力，从身的沁入肺腑，到心的令人愉悦，再到灵的净化升华，能叫人心身灵升级台阶一般向上攀爬！还有，水仙表现出的清丽、优雅、高洁、轻柔、飘逸、幽静、水灵、卑微、谦下……哪一样品格不是别致的风景！只喝一点点清水，悲智双运，水仙才修炼得如此婀娜风韵呢！古人造字“人在山中”即为仙，水仙身处闹市，尘嚣修行，亦得仙名，且名实相符，实乃大隐者之风范也。

# 回雁弹壳

十二月的阳光

向一堆弹壳靠近，其实只要一枚就可以触及灵魂

英雄，烈士，忠骨，雁阵  
在酒香弥漫的空壳中  
填充火药

它深深地扎进肉体，淬火于血液  
有人从疼痛中醒来，也有生锈的心脏  
将子弹重新上膛

肖家山，张家山，岳屏山，回雁峰  
这些浑身含铁的巨人

将子弹置身放大于遍布的高楼大厦

回忆给烈士公园，给抗战纪念城

给四季常青的松柏

火焰给沿江风光带，给啤酒城

给校园，给桃李

速度给白沙工业园和衡山科学城

我独喜回雁峰上的烟火

它慢条斯理地生出父亲的烟斗，母亲的灶  
以及跪拜者，被七十二峰转发的

善念

我常手握东洲，以一座岛的忧郁

丈量河山。在这里，每一朵花

都能结果，每一粒果子

都不再是一枚空弹壳，每一只大雁

都可飞出满天星河

# 曾记清明的故乡

楚石

# 春别雷祖岭

郑海青

阳春三月，草长莺飞，三湖町迎来了难得的晴好天气。我靠在躺椅上沐浴午后阳光，正昏昏欲睡之际，大学同学“春哥”打来电话，说他带着老婆孩子在我驻地扶贫村附近走亲戚，约我一起去踏个春。我早听说三湖镇有个雷祖岭名头很大，和久未谋面的大学同学一起去感受三湖风土人情，给乡村旅游问诊把脉，岂不是一举两得？嗯，就这么愉快地决定了！

弹指一挥间，我和春哥已离开母校20年了。春哥的爱人是我们同年级外语系的“系花”，他俩大学时代就好上了。两口子毕业后都躬耕三尺讲台，桃李满天下，是同学群中有口皆碑的“模范夫妻”。多年不见，他们俩风采依旧，抱着两岁多的小满崽笑逐颜开，令人羡慕。

我们按照导航提示，穿过三湖镇，跨过蒸水河，掠过一片片金黄的油菜花地，来到了一座大山脚下。我抬头仰望，只见树木葱茏，杂草丛生，竟找不到登山路径。春哥指着一道山雨冲刷形成的陡坡，说：“从这走应该能到山顶。”我看看脚下穿的皮鞋，横下一条心，脱去外套，手一挥：“走起！”春哥让老婆孩子在山下玩耍，捡来一根树棍，拨开荆棘，一马当先向上攀登。

雷祖岭看似不高，但攀登的难度超出了预期。我们选择的登山之路都是45度以上的斜坡，地上全是枯枝败叶，不时有各种带刺灌木横亘其间，不得不一面防着脚底打滑，一面手脚并用，抓住两旁的树干借力上行。最难应付的还是沿途带刺的枝条，扎得浑身又痒又疼，衣服裤子被刮开好多口子。

春哥在前面挥舞树棍，披荆斩棘，开辟通道，我在后面保持队型，给他加油鼓劲。山上到处开满了映山红，迎风怒放，似乎在欢迎我们这两个不速之客。

高强度的攀登很快把我们这两个“四旬老汉”的体力消耗了一大半。我只觉得心脏在扑通扑通疯狂乱跳，几乎要从胸腔里蹦了出来，这才深切理解到“心如撞鹿”这个成语的含义。春哥也吭哧吭哧喘着粗气，用衡阳土话说：“我娘哎，好难爬！”我拼命抬起头张望，只见蓝天白云被树木交织的一张网遮拦，若隐若现，仿佛拼尽所有努力，依然看不清未来的前途。山坡越来越陡峭，我们的脚步越来越沉重，我两耳轰鸣，整个世界只听见自己的心跳和喘息。

爬到半途，春哥停了下来，扶着一棵树四下看了看，回头问我：“怎么走啊？”我们左右两旁坡度稍显平缓，道路隐没在灌木丛中，而前方几乎是90度的绝壁，隐约可以看见山顶的信号塔尖。“再加把劲，直接上吧！好像快到顶了！”我抹了把汗，伸手一把抓住头顶的树干，脚用力一蹬，身体悬空，以引体向上的姿势爬了上去。假如树干突然折断，我就会以连续后滚翻的姿态骨碌骨碌滚下来……

“有路了，有路了！”经过一番摸爬滚打，一条半米宽的登山道终于出现在我们眼前。原来确实有条登山步道，只是我们没有探明道路就一头撞进山里。好在我们坚定目标，锲而不舍，总算“山重水复疑无路，柳暗花明又一村”。我俩拖着几近麻木的双腿，走在山道上，阵阵山风拂过，峰顶渐渐清晰，心情豁然开朗！

登顶了！天高云淡，望断南飞雁。我和春哥玉树临风，傲立山头，长啸几声，征服者的自豪感爆棚！俯瞰大地，只见蒸水河如同翡翠玉带绕出一道优美的弧线，如同温柔的臂弯环抱着宽阔平坦、生机勃勃的三湖町。到处春光明媚，鸟语花香，片片金黄的油菜花地耀眼夺目。只有回归自然，才能感受到四季变幻的神奇魅力。

有山就有故事和传说。雷祖岭海拔900多米，是南岳七十二峰之一，相传姜子牙封神时，把战功赫赫的雷震子分封到了这里。原本雷祖岭比祝融峰还要高，天帝为了凸显祝融峰之高，就一脚把雷祖岭踩低了一头，据说现在山顶上还有当年天帝踩踏雷祖岭的脚印……雷祖岭下有个雷祖庙，香火旺盛。有人说雷祖岭里盘踞着一条巨龙，也有人说其实是一条大蛇，究竟是龙是蛇，无从考究，于是越传越神，真假难辨。

我和春哥瘫坐在地上，聊着各自的经历。成年人的字典里没有“容易”两个字，到了上有老，下有小的年纪，都是压力山大还不敢吱声。春哥眼光好，在大学就找了个好老婆，温柔细致，体贴入微，自然心情舒畅，心态年轻，虽然四十出头还是20年前的模样。我则是随遇而安，不管摊上多大的事儿，总是可以用精神胜利法排遣消解，于是心宽体胖，比20年前足足胖了30多斤！

恢复些许体力后，我们沿着山路上山。由于找对了路，轻松多了。走着走着，竟然走上了水泥路面，顺利到了山下。这条登山大道离我们出发点才100多米！要是有人指个路，就不用这么费尽九牛二虎之力啦。

春哥大发感慨：“这爬山就像人生一样，年轻的时候乱打乱撞，找不到方向，要是当初有人给带个路，不知道要少奋斗多少年……”我低头看着自己一双饱受蹂躏、全部开胶的皮鞋，笑道：“虽然爬得辛苦点，但爬上去的感觉很好，你看人家登山运动员都是一步步玩命爬上去，没见过谁坐直升机。就是要享受这里头的乐趣啊！”“也没错，今天爬得过瘾！”

日暮西沉，我和春哥匆匆作别，各奔东西。20年前，我们走出大学校门，个个都是充满热血和激情的“小鲜肉”；20年后，我们已过不惑之年，变成一肚子苦水还得咧嘴笑着的“老腊肉”。人生如同登山探险，朝着自己心中的小目标步步攀登，中年正是到了精疲力竭半山险崖。是知难而退随波逐流，还是迎难而上激流勇进呢？相信每个人都会做出自己的抉择！

清明时节的天，像娃娃的脸，一会儿哭，一会儿笑。雨，一丝丝地下着，远山潜形，淡妆浓抹。天，忽儿又晴了起来，山花烂漫，五彩缤纷，越发叫人赏心悦目。

曾记走在久别的故土道上，感到十分亲切。遍地的油菜花、草籽花、桃花，鲜艳照人。徐徐的风夹着泥土芳香扑来，我深深地呼吸着。把沉闷的肺腑清涤得一干二净，有一种无可言喻的惬意。

故乡的乐道草堂便坐落在这翠山碧水之中，那扇古色古香的花格大门至今还保留着原貌。推开草堂的窗页，风款款而至，柔柔的极舒畅。一只彩蝶翩翩地飞进窗来，在屋里悠悠地飞翔。几只蜜蜂风驰而至，“嗡嗡”不停，屋子里到处似有音箱在空移动，声音很脆，时高时低，忽远忽近。在喧哗的都市是没有这般景致和这样的“音乐”的。

乐道草堂旁的园子，几株百年的古椿已长了新芽，鲜嫩得极香。儿时手植的一株枇杷树，已经参天，挂了果子。草堂前有一坡桃花，灼灼诱人。雨过天晴，掉落的桃花随着溪水流了去。我在桃林中漫步，忽儿吟出两句诗来：“落红只怨沥沥雨，但看尚挂疏疏花。”诗是即兴而发的。雨后观桃花是十分别致的，桃花含着水珠儿，红艳欲滴，美色可餐。坡上的梨树，花已落了，这才想起“梨花落后清明”的句子来。

曾记故乡清明的路上，并没有让行人欲断魂的感觉。三三两两的人群带着五彩的坟条，拿着鞭炮、纸钱、线香，去先祖坟上祭奠、打躬。行人的话题也多了起来，滔滔地谈起先祖的功德。言某家葬了风水宝地，什么猛虎跳洞、壁上挂灯、蜘蛛织网、美女晒羞。又言某公在某朝点了状元，中了举人，某家后裔考了大学，做了什么官。长辈们如数家珍地述着家史，晚辈们是听得津津有味，自然也为之荣耀。从城里远道回乡祭祖的年轻人，把手中祭物祭扫完了，在坟上献上一束杜鹃花，又在墓边种上几株松柏，也算是一种特别的纪念。转回家来，手里捧着一束杜鹃花、桃花、紫藤花，鲜艳至极。

清明的故乡，令我难以忘怀，那山、那水、那花、那古朴的草堂……

